



海闊天空

◆ 馮浪波

牽牛花的故事  
其實還沒完，這一篇才是「戲肉」（雖則並不光采），且聽在下道來。

我愛好行山，在這裏早已提過多次。有一個時期，留意到山上好些大大小小的樹都給一種攀籐植物纏蓋着，全無生氣。一兩年後再看，這種植物已長滿樹頂，沉甸甸的一大片，被壓得透不過氣的樹已有枯毀之象。

這是種甚麼植物，有這麼大的本領，能夠返客為主，把樹木賴以為生的陽光奪去，並以本身的重量把樹木壓死。

不知道這種植物叫甚麼，正在苦惱，偶然在《南華早報》的

讀者來函欄，看到一位英國太太寫的信。這位來港度假完畢正要回家的太太正在投訴香港有這麼多而美麗的樹木，為何不加珍惜，讓那些morning glory壓得半死……。

我一看此信，喜出望外，原來這萬惡的攀籐植物便是牽牛

## 誤把馮京作馬涼

花！我於是寫了一篇稿登在一本文學雜誌上，向牽牛花大興問罪之師，自然語多不敬。

意外之後卻又有意外。文章登出後沒多久，張文達先生也在該雜誌登出一文，也談牽牛花，但和我寫的截然不同，把牽牛花的美妙可愛發揮得淋漓盡致。張

先生這篇文章顯然是寫給我看的，告訴我「你弄錯了」。

張先生為人寬厚，是我一向最佩服的。他指出我的謬誤，文內卻沒一字提及馮某的名字，使我更覺汗顏。換了別人，不「抓我痛腳」，把我嘲笑得無地自容不可了。

原來這該死的植物並非那嬌小可愛的牽牛花而是薇甘菊，後來我終於弄清楚了。

大錯鑄成，正如英諺所說，奶已潑瀉，哭也無益，只好提醒自己，以後下筆千萬記着不可魯莽。有打油詩一首自嘲、自責：

誤把馮京作馬涼，  
胡言亂語說短長；  
好人豈可當賊辦，  
下筆從今細思量。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還富於民，大灑金錢，惠澤每個階層，人人受惠，但唯一令人遺憾的地方，就是拒絕不少人的建議將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劃一增加至每月一千元。

不過，為了讓長者也可分享經濟成果，財政司司長卻建議向每名領取高齡津貼的長者一次過發放三千元；粗略計算，也相當於將現時平均六、七百元的高齡津貼增至一千元一年。如

果本港經濟持續向好，政府財政收支年年出現大量盈餘，我們大有理由相信政府未來也會繼續今次的德政，年年向長者派利是，讓他們可以安享晚年。

政府不願意一刀切增加生果金，理由是人口老化將會長期持續，如果高

齡津貼成為每年的經常性支出，二、三十年後，數字會相當驚人，不勝負荷。

政府的說法表面看似理由充分，但細心分析之下，卻仍有可資斟酌的地方。無疑，生果金的原意是對老人家表示一點心意，並非生活津貼，但愈來愈多長者（尤其是孤獨無依的老人）賴以維生，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他們沒有

但現時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與二、三十年後的肯定有所不同。須知道，目下的長者大多在戰前出生，五、六十年代經歷香港最艱難的歲月，他們大多是勞動階層，教育水平低，所以現時老去，如果沒有子女照顧的話，便頓失所依。

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港人，生活的質素已全然不同，八十年代本港經濟起飛以後，社會保障和福利便愈來愈佳，二、三十年後踏入晚年的長者，肯定不少不須依賴生果金維持生活，因為他們大多

已有公積金或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富裕長者相信也為數不少，屆時政府的財政負擔便一定不如想像般龐大。因此，現時寬待一點老人家，一律增加生果金，同時設定落日條款，在三十年後取消，實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折衷辦法，值得當政者認真考慮。

## 一律增加生果金

或無法領取綜援，增加生果金實在大有必要。

其實，政府的擔心有點過慮，而且思維過於靜態僵化，沒有考慮到社會變遷的因素。

雖然二、三十年後本港人口勢必老化，平均每四個港人便有一個長者，

或「百言不如一行」兩種意思。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一八〇三—一八八二），美國評論家、詩人、哲學家，在他的《金言集》中有「語言即行動，而行動亦是一種語言」之句，它想深一些，它

談動勝於空格言的英語

漫話諺語「光說不做」事，不妨記住此語。

的意思指有語言就有行動，而行動更重於語言。這也就說：不要空口說白話！上了年紀的人愛說過去得意之上



（行語即語言）

的思想指有語言就有行動，而行動更重於語言。這也就說：不要空口說白話！上了年紀的人愛說過去得意之上

（行語即語言）

的意思指有語言就有行動，而行動更重於語言。這也就說：不要空口說白話！上了年紀的人愛說過去得意之上

（行語即語言）

的意思指有語言就有行動，而行動更重於語言。這也就說：不要空口說白話！上了年紀的人愛說過去得意之上

（行語即語言）

的意思指有語言就有行動，而行動更重於語言。這也就說：不要空口說白話！上了年紀的人愛說過去得意之上

（行語即語言）

的意思指有語言就有行動，而行動更重於語言。這也就說：不要空口說白話！上了年紀的人愛說過去得意之上

（行語即語言）

日本的茶道源於中國，只是大和民族懂得向更深層次的文化，領略茶的真諦，日本茶道不重茶質，而重茶意。

據說茶道的發展是在日本幕府時代，征戰連年，將軍們在劍影刀光中歇下來，放下盔甲，要回覆心靈的寧靜，乃在茶中尋道。

人生豈不也像一場征戰，年老了，解甲歸田，但如果心中仍有營役戰鬥，總不能調校心中去勞逸逸的寧靜，乃在茶中尋道。

人生豈不也像一場征戰，年老了，解甲歸田，但如果心中仍有營役戰鬥，總不能調校心中去勞逸逸的寧靜，乃在茶中尋道。

減輕、淡化他們悲感之情，徒感嘆一句，「唉！」就行了。畢竟人死如燈滅，是很自然的事。我們走了，又如在人生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演完之後，落幕去了。我們走當觀眾，看過一齣又一齣的人間悲喜劇，自己演的戲，自己帶給觀眾多少喜悅呢？我們與人無怨，與世無爭。與有緣人聚，與無緣人散，聚散，只有歡喜的聚，沒有歡喜的散。留下的是一潭澄淡的止水，太平凡了！

曾經有位朋友活得很瀟灑，但是人家說他死得很淒涼，死時身無長物，也無固定居處，是在一家公寓房間內辭世的，枕下壓着二千元，沒有說明用途，大抵是留作葬儀的用途。

我覺得他是連死也是瀟灑的，與他生時不求榮華富貴，死後亦不求白馬素車，風格十分統一。

比之陳嘉庚對家鄉廈門的教育事業貢獻良多，德高望重，於是晚年就為自己在鼓浪嶼建造一座甚有氣派的墓園，為的是死後安葬於此，千秋萬世供人憑弔；我這位朋友則是迥然不同，既無生

死，亦無死哀，只有幾位日常親近他的朋友為他唏噓而已，其實這也大可不必，我們只不過是一般人的觀點去看事物，才覺得他身後蕭條罷了，其實他早已為自己設計得甚好；不結婚生子，一生逍遙自在，兩腿一伸時了無牽掛，他不欠人，人不欠他。

此所謂「死後是非誰管得？」宋代大詩人陸游就是這樣作詩吟咏東漢末年的才多才藝文學家蔡邕，蔡邕曾經被董卓強拉去做官，後來死於獄中，引起後人許多議論。

卻是死者已矣，即使蓋棺亦未能論定，何況是我那位平凡朋友？



隨心順意

◆ 張君默

活得很瀟灑，但是人家說他死得很淒涼，死時身無長物，也無固定居處，是在一家公寓房間內辭世的，枕下壓着二千元，沒有說明用途，大抵是留作葬儀的用途。

我覺得他是連死也是瀟灑的，與他生時不求榮華富貴，死後亦不求白馬素車，風格十分統一。

比之陳嘉庚對家鄉廈門的教育事業貢獻良多，德高望重，於是晚年就為自己在鼓浪嶼建造一座甚有氣派的墓園，為的是死後安葬於此，千秋萬世供人憑弔；我這位朋友則是迥然不同，既無生

死，亦無死哀，只有幾位日常親近他的朋友為他唏噓而已，其實這也大可不必，我們只不過是一般人的觀點去看事物，才覺得他身後蕭條罷了，其實他早已為自己設計得甚好；不結婚生子，一生逍遙自在，兩腿一伸時了無牽掛，他不欠人，人不欠他。

此所謂「死後是非誰管得？」宋代大詩人陸游就是這樣作詩吟咏東漢末年的才多才藝文學家蔡邕，蔡邕曾經被董卓強拉去做官，後來死於獄中，引起後人許多議論。

卻是死者已矣，即使蓋棺亦未能論定，何況是我那位平凡朋友？

活得很瀟灑，但是人家說他死得很淒涼，死時身無長物，也無固定居處，是在一家公寓房間內辭世的，枕下壓着二千元，沒有說明用途，大抵是留作葬儀的用途。

我覺得他是連死也是瀟灑的，與他生時不求榮華富貴，死後亦不求白馬素車，風格十分統一。